

玉兰一瓣

## 在线

□朱朱

年前咽炎犯了,因为事多拖了又拖,找来从前开的中药吃了三四天基本没什么效果。好不容易放假了,症状加重,喉咙口干得想往外喷火,眼睛睁不开,看东西疼。凌晨3点的时候发微信给神医,问他当天是否上班,其实问了也白问,因为那天是大年初三。哪知道他会不会当班呢?要是能隔着微信把脉就好了。神医5点多回复让我拍个舌苔的照片,还真的开了药。

从前对录音着迷,得空就去Jeff的店里待着,他那里有全套的设备和专业的隔音间。装修的时候看到工人们往墙体里塞大量的棉花状物体,后来隔音效果真的好,门一关,路边上就算敲锣打鼓也听不见。那时候他一天有20个小时在线,仿佛不睡觉似的,我早上刚上班他就发来做好的音频让我听听新的制作效果,奇怪他为什么起这么早,他说还没睡呢。后来大雷买了更牛的制作软件,光说明书就有300多页。我在众人怂恿之下也装了一个在电脑,当天晚上就在衣帽间里试验,不记得大雷教的调整音效的过程,一遍遍打电话问,比自己看300多页轻松多了。克服了各种连接问题并录完了一段音频已经半夜1点,忽然发现自己又找不到调音的顺序,任务栏里的门类太多了。马上打电话给Jeff,他一向不喜欢研究新东西,只熟悉自己的软件,于是打电话给大雷,关机。这个点了有多少人会开着手机呢?我这边坐立难安急得要死,Jeff出了个主意,打电话叫醒了大雷的夫人(他与雷夫人是同事),然后让大雷开了机。一番指点后终于做出了自己想要的效果,疲惫不堪倒头就睡。3点钟大雷忽然打来电话:“那个,我现在可以关机了吗?”我在黑暗中频频点头,可以可以。

那时候虽已过而立,但完全是少年心,因为喜欢音乐和电影,于是倒腾点大家都喜欢的制作,虽然没什么用场,但简直一呼百应、人人在线,生活每天快乐无比。后来大伙儿的方向纷纷转向事业,Jeff偶有一回不在线没接到电话就误了事,被单位领导批得体无完肤,自己也觉得理亏,小半年都夹着尾巴做人。

当初的少年现在都奔向上有老下有小的成熟中老年,手机24小时开机,微信电话统统在线。曾在凌晨接到老父亲的电话,于是蒙眬着双眼穿衣下楼开车,心急火燎地去接,再风驰电掣带他上医院。半夜跟在外上学、皮肤过敏的孩子有了心灵感应,她两点钟发来信息,我两点零三分忽然从梦中醒来,一直在线陪着她。几个同事因为职业的原因早早患上了手机综合征,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重要的消息。有时候哪怕晚了5分钟,一盘黄花菜便已凉透。

年轻时大多因为喜好而在线,对家人的回应混合了责任、义务还有爱。人所经历的任何事都不是浪费,在线是很温暖的存在,人与人之间的回应是这个世界存续的重要环节。

春天的鸟  
田友熙

## 春天到 鸟儿叫

□达少华

春天到了,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,地下的植物冒出了嫩芽。房前屋后,树杈竹叶间出现了好多鸟儿的身影。它们有的是单独飞行、有的是前后追逐,小区里一片生气勃勃、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,鸟鸣声响彻四野。身影最多的当然是麻雀,它们成双捉对,叽叽喳喳,在树木枝权中飞来窜去、那站立枝头一展美妙歌喉的翠绿色的小鸟当然就是白头翁了,不过它们的学名叫白头鵙,那一身全黑、鸣声美妙多变的就是乌鵙,它们的俗名叫作百舌,意思是能够仿效一百种鸟儿的鸣声!是否真能效鸣百鸟,不曾有人统计过,反正是效鸣很多吧!它们还有一个俗家称呼是百寿,寓意长寿,是民间公认的吉祥之鸟。乌鵙在南通是留鸟,它们积聚了一冬天的能量,欢快地在田间地头啄食蚯蚓和昆虫,为哺育后代积聚能量。

与乌鵙差不多大,也是全黑的鸟儿是著名的笼鸟八哥。八哥的鸣声虽不及乌鵙多变,但以优雅恬静见长,非常惹人喜爱。八哥喜欢站在高处,展翅时尾下复羽和翅下复羽有非常明显的白色,很容易分辨。落地时可见头枕部有明显的一撮羽冠,而乌鵙没有,

因此也很好识别。

根据资料和我的观察,四月份,有些夏候鸟飞抵南通。最先到达的小鸟是家燕和树莺,通常是在4月1日左右。家燕是民间熟悉的吉祥鸟,人们非常喜欢燕子来巢。古语说“雁飞老路,燕归旧巢”,说明燕子有回归旧巢的习惯。燕子的鸣声轻巧细软,所谓燕语呢喃者也。

树莺是一种比麻雀略大、体色为鲜艳的褐色、鸣声响亮悦耳的小鸟。可以说,在小型鸟儿中它的鸣声之婉转是首屈一指的,可以与画眉相媲美。那么,这样好听而又悦耳的歌声会不会给它们柔弱的身体带来杀身之祸呢?答案是肯定的!但是大自然也有自己的法则:有所短必然有所长!树莺的体色和树干、树枝颇为相似,经常是听闻其声,难见其形。我年轻时跑野外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,所以树莺和古人说的布谷鸟、黑枕黄鹂一样,是一种“鸣深树”的鸟儿。南通的先人对树莺也很关注,清代通州地方志书《海曲拾遗》中称树莺为“报麦鸟”说其“似雀而大,褐色,即呼锅里麦屑粥者,人以其声为称名”。我小时生活在南通市郊区,经常听到树莺的鸣声,

大人们说这种鸟的名称叫作“花里蜜舌”,看来也是以鸣声为名的。《海曲拾遗》里还将这种鸟和勤俭持家联系起来,说“布谷(杜鹃)教勤于前,此鸟(树莺)教俭于继”。不过据我的观察,从时间上说树莺到达南通的时间要比杜鹃早些。

还有一类常见的鸣禽就是斑鸠,南通的斑鸠有好几种,俗称都叫河鸽子或野鸽子,而且都与家鸽,也就是鸽子很有渊源,分类上都属鸽形目,都用鸽乳哺喂幼雏。外形也与家鸽相似。贾涛根先生的《百鸟千姿》中记录了3种,即珠颈斑鸠、火斑鸠和山斑鸠。珠颈斑鸠是留鸟、火斑鸠是夏候鸟、山斑鸠是冬候鸟。它们的鸣声粗犷响亮,声传颇远,说不上好听,但也绝不难听。如果小区里没有了斑鸠的鸣唱,我相信好多人会不习惯的。斑鸠的鸣声也有几种,有的为“咕咕”——“咕,四声一度,有的像似“唧唧”——“唧,三声一度,也有两声一度的。

春天是鸟儿求偶繁殖的季节,也是鸟儿鸣唱最多、音色最美、音调变化最大的时候,这是大自然赏赐给人们的优美乐章,尽情享受吧,幸福快乐的人们!

## 孤独

□毛文文

月亮坐在门槛上  
剥蒜。一瓣瓣剥成了月牙

斑驳的墙上挂着筛子

精致的漏洞,  
筛着竹子的过往

一只母狗摇着尾巴

一只花猫咪咪地叫着

我坐在一棵老树桩上  
代替去年被锯的那截树身

## 我能行

□文彦

那位妻子手提着包,站着,看丈夫慢慢解衣扣、慢慢往前走,无视他行动的不便。我忍不住出声:“你扶着一点呀!”

“不用,不用,我能行。”丈夫连连摆手。他身材高大,小平顶,无疑本是一位精壮、孔武有力的男人,但此刻一举一动比寻常人慢半拍,似乎身体与灵魂赌气,两厢拉扯着。

我担忧病人安全,见妻子仍做着甩手掌柜,心中气不过,也只是无奈。

当我试图去搀扶病人,他拒绝了,“我不能走。”

于是我们等待着,看那个男人像演电影的慢动作,一点一点挪进检查室,爬上床,躺下。

检查室门合拢,将病人隔绝在内。见那女人拿着包等在门外,气定神闲的模样,我忍不住火气,禁不住指责她:“他是你家里人,你怎么都不关心?”

女人嘴角欠了一下,勾出苦涩的

弧度:“你也看到了,他不愿意人帮忙。手术以后特别固执,自尊心太强,我也没办法。”

无言以对。我们常常从自己角度去判断,轻率得出结论,自以为正确,往往走向的是偏见。

检查完毕,男人依旧凭借自己力量从床上爬起,小心翼翼走出门,穿上外套,拉好拉链,“谢谢你们,再见。”他向我们挥手。我们看着他缓缓离去,身后是妻子亦步亦趋的脚步。

紫琅诗会

医院物语